

詩刊

二〇二〇年 八月 上半月刊

## 气

### 象 /43

那些羊	李轻松
蒙古袍	白涛
守墓辞	高旭旺
二姐	彭东海
在青海湖	李先钺
七月的雨	李骏

### 每月诗星 /49

晨月	徐南鹏
自然之趣与宁静美学	张德明

### 诗学广场 /55

草原经验与草地诗学	燎原 汪剑钊 等
-----------	----------

### 国际诗坛 /63

维塔莱诗选	[乌拉圭]伊达·维塔莱/范童心 译
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

---

## 短

### 歌 /68

阿毛荆歌	阿鲁 黄权林 郭毅 马质彬
胡建文 屿夫 理坤	何明亮 安秋

### 当代诗词 /73

#### 诗词翰墨

四十生日感赋	王建民
--------	-----

#### 本期聚焦

何其三诗词选	何其三
--------	-----

一花一木尽诗材	何其三
---------	-----

#### 诗林撷英

刘征 刘庆霖 胡晓明 周学锋 孙继葛 徐章
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韩倚云 刘如姬 张若离 黄河清 陈良
--------------------

#### 微征诗页

何春林 闲云随风 吴江 薄松涛 虞克有 葛淼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

# 国际诗坛



[诗人简介] 伊达·维塔莱 (Ida Vitale, b.1923)，乌拉圭著名诗人、作家、翻译家、文学评论家。曾于1973年军政独裁时期流亡墨西哥，亦曾多年旅居美国得克萨斯州，自2016年起回到故乡，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亚生活。伊达·维塔莱曾是在拉美近代文学史上影响重大的乌拉圭文艺运动“45一代”中的一员，也是其唯一仍然在世的成员。她是“本质派诗歌”的代表人物，一生出版多部诗集，协办乌拉圭、墨西哥等地的数份文学报刊杂志。曾获奥克塔维奥·帕斯诗歌奖、阿尔丰索·雷耶斯文学奖、伊比利亚索菲亚皇后诗歌奖、加西亚·洛尔卡国际诗歌奖。2018年，95岁高龄的诗人荣获了西语世界最高文学奖——塞万提斯奖。

## 维塔莱诗选

[乌拉圭] 伊达·维塔莱/范童心 译

### 余 烬

生命或短或长，一切  
我们经历过的都归于  
记忆中的一片灰烬。  
往昔的旅途只剩下  
几枚神秘的硬币  
价值虚无缥缈。

回忆里仅仅升腾出  
一片微尘和一丝香气。  
也许这就是诗歌吧？

### 变

生命可以改变

它的枝蔓，像树一般  
从翠绿  
变到秋天。

灰暗的柱子  
灰暗的磨难  
果实会再次挂满  
就像夏天。

哦，它也可能倒下，  
不知会倒向何方，  
就像诗歌倾覆，  
或者爱落在夜晚，

我不知道尽头在哪里  
坚硬、盲目而可怕，  
触碰着母亲之水  
恐惧之源。

## 这个世界

我只接受这个世界光彩照人  
触手可及、变幻莫测、属于我。  
我只膜拜它永恒的迷宫，  
它安稳的光芒，尽管藏了起来。  
不管清醒还是梦中，  
我脚踏它肃穆的大地，  
是它在我心中的耐性  
如花绽放。  
它有一个沉闷的轮回，  
也许是炼狱，  
我在黑暗中等待  
雨水，火焰

挣破锁链。  
有时候它的光会改变，  
那就是地狱；也有时候，极少的时候，  
是天堂。  
也许有人  
能在虚掩的门之间，  
望见彼岸的  
承诺与绵延。  
我只居于这个世界，  
对其怀有期待  
充满了惊叹。  
我身处其中，  
留下来，  
直至重生。

## 蝴蝶

空中飘忽不定的，  
是诗歌。  
同样飘忽的，  
是一只飞来的夜蝶，  
不美丽，也不灰暗，  
即将消失在纸的褶皱中。  
轻柔渺茫的语丝渐渐松开，  
诗歌与蝶一起消失不见。  
它们还会回来吗？  
也许，夜晚的某一刻，  
我不再想动笔的时候，  
某种比那隐秘的蝴蝶  
更为灰暗的存在，  
会躲开光明  
如同命运。

## 水 滴

撞碎吗？消融吗？  
 片刻之前，都还是雨。  
 透明国度里的小小猫咪，  
 顽皮嬉戏，  
 玻璃和栏杆上自由奔跑。  
 炼狱的边缘，  
 跟随着，追逐着。  
 也许，它们会从孤独走向婚礼，  
 相融，相爱。  
 幻想出另一场死亡。

## 财 富

多年来，享受错误  
 和对它的修正，  
 能说话，自由行走，  
 没有肢体残缺，  
 进不进教堂都可以，  
 阅读，听喜欢的音乐，  
 夜晚跟白天做一样的人。

没有嫁给一桩生意，  
 无需测量羊群，  
 不因亲戚的管制  
 或合法的体罚受苦，  
 永远不必再游行，  
 不再接受那些  
 往血里  
 撒铁屑的词语。  
 自己能在目光之桥上发现  
 还有另一个

无法预见的人。

做一个人，一个女人，不多不少。

## 忏 悔

回首往昔会令人化为  
 一尊不牢固的盐雕吗？  
 一场瞠目结舌的死亡？  
 自己的囚徒？  
 一处破碎的美丽风景？  
 其中的旋律已无法听到？

我该杀死我看见的吗？  
 那精心刻在我独行路上的，  
 折起又展平的  
 神话？  
 盲目擦除一个个所在，  
 海滩、清风与时间？

最重要的是，  
 将已然无用的时刻一笔勾销。  
 像雨滴，  
 落入无情的海面。  
 像我自己的脚步，  
 哪怕并非忏悔。

## 夏 天

所有不是绿色的东西，  
 都是蓝色的，  
 还燃烧着。

拉丁语里——

“自然的一切在火焰中重生”  
在这夏日肃穆的油脂中。  
重量沉坠如鸟的航程，  
奚落着不飞的鸟。  
话语的衍生物坠落，  
无政府主义等于奖杯，  
永恒的衰老皮肤上的珠宝。  
是谁坐在事物的边缘，  
在无边无际的中央发光。

## 八月，桑塔罗萨

某天的雨可以无穷无尽，  
可以是一滴一滴，  
可以是一片一片悲伤的黄色。  
把整个天空、空气  
变成泛滥的洪水  
把悲伤的光波  
化为沉寂和黑暗……  
像一只被打湿的乌鸦。  
抛却皮肤，抛却水的躯体，  
摧毁于高塔和避雷针，  
它越过我，向我走来，  
比我高出数倍，  
它吼叫着，将我淋湿，与我共用  
衣衫和鞋子，  
分去我唯一的泪滴，远离母亲的泪滴。  
我端详着午后一个又一个的时辰，  
寻找着那张面孔，  
和温存的语音。  
我期待着他丢弃恐惧，  
他却在夜幕降临之时转身离去。

我注视着如此糟糕的一切，如此坚实而沉闷。  
失去力量多容易啊！  
顽石一般，  
形单影只，像一棵树，  
为每根临时的树枝尖声大叫，  
我将为桑塔罗萨的八月而死！

## 画

我们创建桌上的秩序，  
幻想的枝叶，  
一场光与影的盛宴，  
静止的旅途拉开序幕。  
我们用力绘出一片洁白的田野，  
让它的光芒之中，  
思绪的回声飘荡环绕着  
青涩的形象。  
随后我们放开猎狗，  
鸣枪让狩猎开场。  
静谧而虚拟的图画，  
瞬间被撕裂。

## 天空的背面

偶然发生的  
并非巧合：  
虚无的碎片保护自己  
不受非存在之害，  
在信号与冲动中  
穿梭往返。  
是与否，退与进，  
一片片几何的天宇，

在时间中飞速的坐标，  
 有些什么在发生。  
 在我们看来苍白的关联，  
 对无视其他的人则显而易见，  
 而我们敞开的窗，  
 从白纱飞扬之处，  
 被笼进梦里。  
 只是，所谓偶然，  
 不过是想象尚未足够。

## 加 法

牛与牛仔，已然是两种生物

我们说着，一加一，想的是：  
 一个苹果加一个苹果，  
 一个杯子加一个杯子，  
 总是同样的东西。

不然会有什么变化，如果——  
 一个清教徒  
 加上爪哇神乐，  
 一朵茉莉花加上一个阿拉伯人，  
 一个修女加上一段悬崖，  
 一首歌加上一个面具，  
 一个驻扎的士兵加上一个妙龄少女，  
 一个人的希望  
 加上另一个人的梦。



## 五 月

我写，我写，我写  
 不是写给任何事，任何人。  
 词语都被我吓得不轻，  
 像一群鸽子，无声大叫，  
 在它们的灰暗地带安家。  
 无可辩驳的丑闻中，  
 精细的踟蹰最终获胜：  
 比起笔下模糊的影子，  
 我更在乎的是爱你。

责任编辑 赵志方